



文・圖 | 范月華 (前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志工社社長)

新北市深坑の花園 北部滞在のハイワン族部落
 A Routine Gathering of Payuan Immigrants in Northern
 Taiwan Builds an Aboriginal Community-Like Life in
 Shenkeng, New Taipei Metropolis

都會區族語家庭化的支持系統 新北深坑後花園 ——旅北排灣族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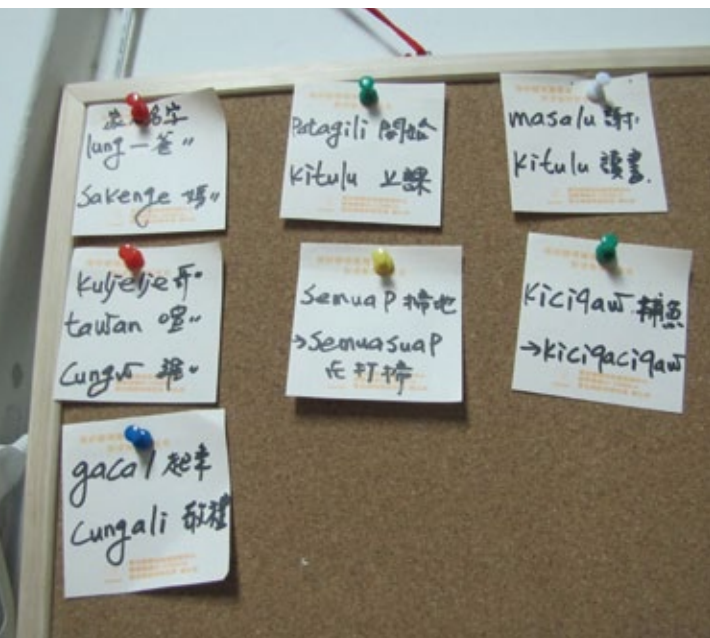
來自 台東縣金峰鄉歷坵部落的杜珞琳老師，國中畢業就離開部落為求學、為就業，族語程度可想而知；直到以義工身分協助族語老師擔任助教工作，這才激發了要振興族語文化的使命感。與大多數的都市原住民族一樣離開部落，從此生活離開的不只是家鄉的父母、親友，還包括了離開自己的部落文化；這樣的遺憾一直到杜珞琳老師成家之後，因為陪伴兒女學習而當起協助族語老師教學的義工，才找到身為排灣族與原住民族的使命感。

因為連續兩年參與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所承辦的「台北市原住民族語家庭暨親子語言巢推動計畫」，筆者透過這段期間的記錄，看見一位族語老師對於推動族語的用心。

毛遂自薦 推廣排灣語言文化

杜老師說多年的教學過程中，2002年參加族語認證考試，取得了族語認證及教學資格後，隨即轉換軌道專職從事族語及文化傳承工作。目前除了在台北市、新北市語言巢及部落大學擔任教師外，也向十餘所國小、國高中毛遂自薦推廣排灣族語言文化教學。這是責任的開始，杜老師說：「我也常在想到底我該怎麼教育這些都市成長的孩子？」畢竟生活在都會區的孩子沒有部落文化的背景，他們的父母大多數不會說族語，孩子們當然也不會講。

剛開始教族語的時候，統一的書符號寫系統尚未出現，杜老師必須自行設計教材，從簡易符號開始教。為了讓教學內容多元化、同時兼顧課程的深度及廣度，杜老師多次回到部落進行田野調查、到書局、到圖書館收集相關教材，並獨力開發各類教具，只為了讓學生們能在深入淺出的學習過程中，



語言巢學生彭美雪家中的族語學習板。



學生彭美雪一家四口在台北市文山區語言巢上課。

了解與自身民族有關的衣、食、住、行、育樂、祭儀等文化內涵。

這一段追求自我成長的歷程，讓杜老師深深明白，部落老人家的智慧就像一座館藏豐富的圖書館，老人家的逝去就彷彿一座圖書館的消失。教學是工作；但是常常向部落老人請益，則是後生晚輩一生的責任。

學生用族語問安 讓長輩又驚又喜

回顧教學生涯，杜老師一路走來不忘初衷，她希望原住民能養成自立自強、努力向上的習慣，這不但可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同時還可以建立民族的尊嚴。杜老師為了增加教學效果，會依據不同進度邀請家長參與，並鼓勵他們參加各項原住民活動及族語認證考試，這是她所堅持的教育理念。

現今已有多位家長取得認證，同時也開始參與族語教學工作，取得升學優惠證明的學生

亦不少。而讓杜老師引以為傲的是，有些年輕的學生偶爾會打電話與她分享，自從學會說族語之後，會替父母打電話給部落的長輩問安，每每都能夠讓部落長輩歡喜得又哭又笑。

鼓勵家庭互動 向老人家尋根

杜老師的學生群裡面，家長異族通婚者不少。有趣的是，平地家長無論性別，對於原住民文化傳承的認同以及對教學活動的參與，比原住民家長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的特質竟然成為語言巢的最大特色。或許是因為杜老師對教育文化的執著，學生及家長也認

同她所提出應該多多參與族群交流活動，所以她與學生、學生家長多次在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活動中演出，甚至有幸受邀參加2009年聽障奧運的表演。這樣的成果讓杜老師更加堅信，只要不放棄對於母語教育的態度，凝聚民族的向心力，結合學生與家長溝通共識，在政府提倡多元文化政策下，總有共建美麗家園的一天。

杜珞琳老師一直希望能在教學過程中，營造一個全排灣語的學習環境，因此無論是在語言巢的教室裡、在部落大學的課堂裡，杜老師都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漢語的使用愈來愈少；同時鼓勵大家遇到來自不同部落的方言別時，要立刻打電話回部落請教親人。這樣的學習方式，不但為大家串起更多與親人聯繫的橋梁，同時也讓語言的學習增添更多的樂趣。

不會說族語的學生，一遇到問題就立刻打電話回部落請教老人家：我們的家族名？我的



杜瑤琳老師一心想為離開原鄉的原住民朋友打造一個等同部落的聚會空間——可以用族語暢所欲言、可以讓老人家盡興唱出對部落及對親人的想念、可以讓子女一起學習部落的生活文化，於是極力促成位於深坑的「旅北排灣族部落」。



族語名字？我們的部落名字？我們是從哪裡遷徙的？每一個尋根的問題，總能感受到老人家在電話彼端的驚喜。

苦口婆心 提醒族人為族語製造機會

為了不讓族語學習變成都市原住民族只想取得加分資格的工具，杜老師挖空心思，設法讓巢生闖家光臨語言巢；這就像是信仰一般，因為信念一致，話題觀念也會更相近。如果大家的時間允許，更鼓勵大家每週再多花一些時間參與部落大學的排灣語課程，因為語言的學習需要大家為自己營造更多的使用機會。

苦口婆心的教學態度，讓杜老師深深明白從事族語教學是艱苦的重擔。一旦啟動了族語復振的按鈕，重視語言教育環境的發展，就不單單是老師的責任問題。現實生活中，族語老師並未納入學校的正規體系，為了生計每天風雨無阻地騎著摩托車，奔馳在一個學校與一個學校之間，車水馬龍中偶遇交通事故，心中懸念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無人可以替代的教學工作。這樣的心情，如果不是教育工作者對於教學工作肩負使命、責任、傳承的信念，族語教學工作要如何持續？

深坑後花園 讓族語枝繁葉茂

雖然體制上暫時難以改變，但是杜老師一心想為離開原鄉的原住民朋友打造一個等同部落的聚會空間——身在其中可以用族語暢所欲言、可以讓老人家盡興唱出對部落及對親人的想念、可以讓子女一起學習部落的生活文化。杜老師的朋友大方提供位於新北市深坑區的家園空間，終於讓杜老師的夢想得以實踐。

深坑後花園的不定期聚會，其實就是杜老師極力促成的「旅北排灣族部落」，聚會理由包括了：部落親人來訪時、假日沒有返鄉時、部落



杜瑤琳老師把握在深坑後花園的聚會，趁機向耆老講教族語。



杜瑤琳老師(右)、語言巢學生及北上排灣族鄉親，在深坑後花園聚會。

大學族語課程暫時結束時、大家想要聚會時。杜老師的學生只要來到深坑後花園，必然是一個家庭又一個家庭地出現。

透過這個聚會空間，大家還可以認識同學的親人，自在舒適的氛圍彷彿是在原鄉部落般。能以族語流利溝通的學生當然是開心使用母語；而語言程度還在奮鬥過程中的學生，則是以出現在眼前的食物開始，學習食物或植物的語法、語義。當然，杜老師仍會熱心地再次說明每一個食物或植物的族語說法，讓學習族語變成大家隨時隨地都不容疏忽的細節。

深坑後花園的聚會空間，只要有原鄉部落親人北上參與聚會，大家總是會看見杜老師認真地向部落族人請教許多問題。老師以身作則的教學與學習態度，讓筆者在為期兩年的記錄工作中，見證學生與學生親人的改變。從學生變成助教的惠英，臉上不時綻放自信的光芒，孩子參與語言巢的態度更見堅定；美雪陪著小孩進語言巢、帶著妹妹上部落大學，小孩已能

用族語單字溝通，而妹妹也漸漸克服書寫符號系統，相信取得族語認證資格的學習成果將指日可待。

以族語為榮 面對與承擔傳承問題

搶救瀕危語言已經是政府推動多年的政策，而親上火線的都會區族語老師，其所扮演的角色更顯重要。族語在都會區的發展，雖受限於對話環境缺乏、文化認同薄弱等因素，但是學生與家長應該

開始思考「我們應該以會說自己的族語為榮，只有以自己的語言為榮，才是真正屬於這個民族。」灌輸族人傳承族語的重要性，其實各方皆須面對與承擔，否則一旦失去語言，文化也就隨之消失了。◆



范月華

1957年生於高雄市，現在家住台北市。曾任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志工社社長、文山實驗社（部落生活體驗）社長，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在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村陪伴災區婦女與兒童，目前仍在災區工作。看見災區居民因受鼓勵而對生活、課業漸生信心，覺得這是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一段時光。